



雁妃
(二) 妃嫁
传奇

西
西
东
东
著

YanFei
ChuanQi Er
FeiJia

意林
轻文库



绘梦
古风
系列

0
4
0

雁妃
(二)
妃嫁

西
西
东
东
著

YanFei
ChuanQi Er
FeiJia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颜妃传奇:2, 妃嫁 / 西西东东著. -- 长春: 北方
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7.10
(意林·轻文库·绘梦古风系列)
ISBN 978-7-5585-1648-1

I. ①膺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2976号

颜妃传奇(二) 妃嫁
YANFEI CHUANQI(ER)FEIJIA

著 者	西西东东
出 版 人	刘 刚
总 策 划	安 雅 张 星
特约策划	师晓晖
责任编辑	吴 强 周 丹
图书统筹	鹿鸣昔
特约编辑	崔馨予
绘 图	天 吟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张云丽
作家经纪	卢晓凤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1.5
版 次	2017年10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出 版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0431-85678573

定 价 25.0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目录

第六章 真假青梅 001

第七章 真假皇子 031

第八章 真假情逝 077

第九章 真假公主 107

第十章 真假妃嫁 159



第六章 真假青梅





(一) 重游

后宫变故，淑妃一身红裙从摘星阁跳下，当场身亡，但御林军搜出一封无头无尾只有一句话的信，上书“日日思君念君故，七月十五，子时”，时间地点都与御林军发现淑妃时相符，但经验校，并非是淑妃的字迹。

于是各种传闻纷起，有人说是淑妃欲与男子私奔，不料被人发现，情急之下奔向摘星阁，纵身跳下；有人说从淑妃有孕，到最后那封私会的信，都是遭人陷害，最后不得不效仿十八年前华贵妃从摘星阁跳下，证明自己的清白；也有人说淑妃与人私通有孕，自知无颜面对洛家上下，欲掩盖真相，私造了那封信，再跳楼为洛家脱罪。

事情到底如何，没有人证物证，更重要的是死无对证，下不了定论。

一时间，洛秋容，乃至洛家上下，都成了商洛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许多有眼色的人都称洛家百年来首次出仕，未必能在官场游刃有余，如今又受此事影响，恐怕也如柳家一般，再不复往日风光。

再有些心思剔透的谈及此事只笑而不语，最多叹一句，少年天子不可小觑啊，洛家长女也非好与之辈。

淑妃不在，裴昭仪也跟着失了颜色，皇帝心系政事，甚少出入后宫。但皇嗣匮乏，后位空虚并非什么好事，朝廷频频有官员进言，虽说秀女三年一选，也可酌情更改制度，特别是空置的后位，当初先皇刚去，皇帝悲痛不愿大婚，时过两年，国不可一日无母。

选秀女事小，选皇后，可是举国上下都瞪眼盯着的。

皇帝尚是太子时，便将太子妃位许给了前丞相之女柳湄，奈何突生意外，既然柳湄已不在人世，众人猜测后位必属洛氏女子，哪知最后淑妃竟是那么个结果。

朝上大臣虽频频提起，商少君并未明确表态，是以，这件事从初秋拖到了初春，再过半年便是祖制的选秀之期，也无人再多言。

这一年刚刚过去的冬日不出所料的冷，初春时节，仍旧不时地下一两场小雪。

“不行！你必须把这个穿上！”碧朱拿着一件小夹袄，叉腰皱眉道，“外头那么冷，你冻坏了可怎么办！”

白穆无奈地望了望窗外：“今日并未下雪，而且勤政殿可比朱雀宫还暖。”

碧朱不依不饶：“不行！前日你不听我的，回来就咳嗽了半宿。勤政殿太暖，你

就把它脱了呗。”

白穆面上一红，噤声。

碧朱打量了她一眼，笑嘻嘻道：“你不会还跟皇上不好意思吧？都老夫老妻了……”

“去你的……”白穆狠狠地剜了她一眼，拿过夹袄便去了里间换衣服。

正午时分，一身宫女装扮的白穆默默出了朱雀宫。

碧朱站在门口望着她的背影，一面笑着一面摇头：啧啧啧啧，从前是皇上傍晚偷偷来朱雀宫看阿穆，如今皇上太忙，阿穆便扮作宫女偷偷前往勤政殿，这两个人要不要这么有情调啊？

这年冬日大雪连绵，商洛又较为偏北，许多地区饱受雪灾之苦，直至初春，仍旧有不少灾民大规模往南部迁移避难。

商少君为此，已经连续大半个月就直接歇息在勤政殿。

白穆进去的时候，商少君难得不在批阅奏折，而是站在书桌前，提笔画着什么。白穆还未走近便伸脖子瞧了瞧：“你……在画画？”

白穆的声音里带了笑意，尽管并不明显。商少君抬头睨了白穆一眼，扬眉道：“你在取笑朕？”

“我可不敢。”白穆揶揄道。

商少君不擅作画，很久以前她便知道，曾经他送来讨好她的“一对熊掌”，第二天被碧朱嘲笑了好久，逼着她问到底是不是她画的，怎能画得那样难看。

白穆凑过去，想看看商少君在画什么，却被他阻住道：“就在那儿坐着看会儿书，别过来。”

商少君指着白穆向来喜欢的矮榻。白穆讪讪地停住脚步，转而坐到矮榻上拿了本书看起来。

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她才再听见商少君的声音。

“好了，你过来瞧瞧。”

白穆饶有兴致地起身，一眼望去，净白的宣纸上，只有她一个人跃然纸上，微微垂首，专注看着什么，双手的姿势是捧着什么，可偏偏手上空空如也。

商少君竟能画出一幅像样的画，而且不只是像样，可以说得上是栩栩如生，虽然有些地方很是怪异。

白穆按捺住惊奇，只问道：“这不正是我在矮榻上看书的模样？矮榻呢？我凭空坐着不成？”

商少君蹙眉摇头：“朕愚钝，画不来。”

“那书呢？你连我这样大的人都画得出来，不会一本书都不会画吧？”

商少君仍是摇头：“朕愚钝，画不来。”

白穆睨了他一眼：“皇上这是戏弄臣妾呢。”

商少君笑着从身后抱住她，手臂揽过她的腰肢，温热的鼻息喷在她脖间，笑道：“岂敢。当真是朕愚钝，不得人心者，不得诉之笔端。”

白穆的眼帘微微一颤，心头便像是被浮柳划过的春水，涟漪般圈圈荡开。她推开他的手面上带笑，一边回到矮榻上，一边道：“你还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”

“朕只说阿穆爱听的话。”商少君笑容温和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白穆的身影。

白穆剗了他一眼，低头看书，半张脸都埋在毛领子里，透着微微的粉红色。

“阿穆，我们再去一次沥山如何？”商少君突然问道。

白穆看着书，漫不经心道：“为何？”

商少君并非贪玩之人，去年冬日沥山之行，后来想想，他必然是在那个时候与柳行云串通好对付柳轼。

这次又去沥山，也不知他有着什么打算。

“朕想借机去灾区瞧瞧。”商少君随手打开本折子，道，“朝廷派去的人力不少，花的银子不少，时至初春，暴雪不再，何以那些灾民还是大批拥往南方？”

白穆托腮想了想：“沥山虽偏北，但周围环境较好，并未受灾，去了也瞧不出个所以然来。”

“所以朕说借机。”商少君无奈地扬了扬眉，道，“朝中那群老头子，朕若直接说去灾区，必然各个小题大做，胆战心惊地说什么龙体要紧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”

白穆撇了撇嘴。

虽然柳家和洛家的势力大为削弱，保皇派一时间风头乍起，但为首的都是些思想守旧的老臣，拥护皇权，却未必支持商少君所有的想法。

商少君登基的时日毕竟还短，还未来得及培植真正属于自己的势力。

“你带我去？”白穆眨眼道。

“你愿意留在宫里？”商少君侧目，笑望着她。

白穆当然不愿意，只是她若去了，贤妃复宠，朝里那些个大臣看见皇帝尽宠些没身份没地位的女子，又该啰唆选秀立后的事了。

“朕身为一国之主，出行带个把宫女还是惹不来非议的。”商少君似乎看透了她的

的想法，一边翻着奏折一边笑道。

“那带两名如何？”

阿碧好久没出宫了呢。

“碧朱是朱雀宫的宫女，人人都认得，不行。”商少君摇头道。

白穆失望地撇了撇嘴。

“罢了罢了，你说带便带，都依你。”商少君笑着睨她一眼，并不掩饰眸中的宠溺。

白穆眉眼一弯，起身道：“我去给你拿些点心。”

平成三年三月初三，昭成帝再次出行沥山，随行者有御林军总领裴瑜、尚书殷明、少尉冯晋。

此行声势不及上次，但此行之后，无论朝廷或是后宫，皆风起云涌。

(二) 难民

这次抵达沥山，比白穆印象中快，一路快马加鞭也不觉得累，扮作商少君新提拔的贴身宫女虽让不少人眼红，却也无人敢欺。商少君也不让她吹风受凉，除了如厕、用膳，偶尔遇上客栈歇脚，都只让她待在马车内。

马车上看书眼睛总会有些不适，于是她一整日里有大半的时间裹着狐裘睡觉。以至于到了沥山的第一个夜晚便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了。

她既冒充商少君的贴身宫女，必然是要随身伺候着，夜晚也是一样，不过她当然不会是躺在外间的榻上。

白穆轻轻翻了两次身，便发现商少君已经醒了，眨了眨眼，看着他。

“睡不着？”商少君捋开她脸颊上的散发。

白穆点头。

商少君笑了笑便起身。

“你不用管我，自己歇着就是。”白穆跟着坐起来，看他穿着亵衣在衣柜里翻腾，也不知想找些什么，将衣物扔了一地。

“这件较为合适。”商少君低语了一句，扯出一件长袍便自行更衣。

白穆在一旁看着，默默地窘了一窘。

还是和从前一样，自己穿个衣服都很是糊涂。

从前她当真以为他是傻的，否则怎么会连穿衣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不会。后来她以为他患了失忆之症，连如何穿衣都忘得一干二净。如今她才明白，不是傻也不是忘，而是自小到大都不曾做过，这样的小事也不曾放在心上，自然不会穿了。

白穆对他没有章法的动作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下榻替他穿衣。

虽然许久都轮不到她来做这些事，白穆的动作仍旧熟练。她太过熟悉了，他的身形，他的习惯，熟悉到闭着眼都能给他整理好衣襟。

她的手理过领角的时候，突然被握住。

商少君目光灼灼地望着她，低笑道：“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。”

白穆睨他一眼，抽开手背过身去，道：“这么晚穿得这样整齐，你要出去？”

“你也一样。”商少君说着，便将一件长袍替白穆披上。

白穆疑惑地回头。

商少君刮了刮她的鼻头：“不是说好借机出去走走？”

白穆一面穿着衣服，一面低声道：“我们就这样走？倘若……”

“朕吩咐过了陵安，这几日无论谁来，都说朕在休息。”

白穆仍旧不太确定，这样偷偷跑出去，若是被发现了，必定闹得人心惶惶，传回朝中更是不知会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。

“朕已经半年不曾踏足后宫，好不容易闲下来贪恋红烛帐暖软玉温香，缠绵几个日夜他们也不忍打扰吧？”商少君眼底噙着揶揄的笑意。

白穆面颊一红，还未反应过来便被他牵着手出了行宫。

北方连绵大雪，冻死的贫民不计其数，即便是富足一些的人家，后期也因为交通不便、资源匮乏而只能艰难地维系最简单的吃穿用度。几场雪后，不少人家熬不过寒冷，举家迁移，但大雪一场接着一场，路有冻死骨已然司空见惯。

商少君只带着白穆一个人，雇了辆马车，经过好几个小镇都已是空城，但一路陆续见到有人举家迁回，到了边境卞城情况便更好，比想象中热闹许多。

白穆望着马车外所剩无几的积雪，卞城中人来人往，轻声道：“倒不似你说的那样严重，天气再暖一些，说不定会有更多人回来。”

商洛遇到雪灾的时候实为少数，北方阳光虽较少，土地却格外富饶，种出的粮食少而精，卖出的价格相当可观。此前商少君担心灾民南迁便不再回来，浪费了土地不说，边境土地肥沃却人烟稀少，极容易让邻国覬覦。

商少君眯眼看着车外，摇头笑道：“还真是有意思，你再想想，事情可像表面那样简单？”

白穆凝眉。

从商少君开始为大批灾民不停向南迁移感到担心，到他们抵达沥山，算上朝廷消息的延迟时间，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。

半个月前灾民们还在汹涌地南移，半个月后那种现象迅速消失，且迁移出去的人陆续返乡。

白穆心中一亮，道：“若非实在无路可走，他们也不会举家迁移，既然决定走了，便不会轻易回来。而且，雪灾刚过，他们南移已是困难，不该这么快便有多余的心思和银钱返乡……”

“走，我们下去看看。”

商少君率先下了马车，再伸手将白穆抱下。

两个人再次扮作普通夫妻，在商贾往来频繁的卞城，并不打眼。稍作休息后有默契地穿梭在各个酒楼茶馆间，很快便摸清了近来民间最为热门的几个话题。

一个自然是雪灾。

一个是南迁和北回。

还有一个，桑姑娘。

“你快去联系你家里的老九，让他快些回来！回来之前记得去桑姑娘那里登个记，便可以领一大笔银钱。”

“桑姑娘真是大善人啊，月前若非她出资让百姓南迁，不知还有多少人冻死在自个儿家里！现下又给银两让大家返乡，真是观世音菩萨现世啊！”

“只是这桑姑娘到底何许人？”

“人家大姑娘，怎会抛头露面？咱们就别瞎打听了！”

听多了人们的议论，再与人套套近乎问问话，不难了解到，百姓嘴里的“桑姑娘”，在雪灾的时候送上银两，出钱出力帮不少人南迁过，如今天气好转，积雪融化，眼看到了春耕的日子，又出银子送他们回来，还称会补偿他们在雪灾中所有的损失。

白穆瞥了瞥商少君越来越深的笑容。与他处的时日长了，她能敏锐地察觉到他何时的笑容是喜，何时的笑容是怒。

此时那笑容里，显然是带着怒意的。

也是，那桑姑娘明面上是出资让百姓避难，再送他们返乡，甚至不计回报地赔偿他们的损失，实际上呢？以安抚灾民为借口，租下他们并不知明年会收成如何的地，短的三年，长的五年、十年都有。

百姓们大难刚过，正缺银子，又不笃定明年是否会再遇见这样的大雪，自然对她感恩戴德。若她进行得顺利，恐怕这北方大部分的富饶土地都被她收入囊中了。

而商少君身在朝堂，竟从未听闻此人此事，不怒才怪。

“这便是朝廷那帮老头子干的好事。”明明是咬牙切齿的话，商少君说出时却笑得春风一般。

不仅是在商洛，其他四国也是一样，商人总是因为满身“铜臭”被人瞧不起。朝中那群保皇派，思想迂腐，只管准时保量地收税，恐怕是对民间这肆无忌惮地收买人心、租让土地视而不见。

至于柳行云和洛翎……

这两个不可能看不透其中猫腻的人都一声不吭，那横空出现的桑姑娘，也不知是不是受其中一人指使。

白穆撇了撇嘴，垂首吃饭。

其实这些家国大事，从前她压根不懂，现在略懂一些，以商少君的心思，也轮不上她来说话。

果然，用过膳，商少君便带她找了间客栈，将她安置在房内，揉着她的发，柔声道：“你一夜未睡，也该歇息歇息了，我出去办点儿事，傍晚便回来可好？”

白穆愣了一愣。

这半年来商少君虽待她好，毕竟是在宫里，各种礼数要守，他一说“朕”，再温柔的话语，也与现在的感觉不一样。

白穆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商少君笑了笑便转身欲要离开。

“等等。”

白穆拉住他的手，面带笑容缓步走过去，抬手替他理了理领口，又整理了一下腰间的束带，才放开他。

商少君眉眼一弯，笑意便潺潺流水般从眼底溢出，弯腰将她抱了个满怀。

“等我。”

“嗯。”

商少君说的也不错，白穆一夜未眠，的确困乏了，躺在榻上便沉沉睡去。待她醒来，一抹斜阳正好透过窗棂打在床头，明媚而温暖。

白穆彻底清醒过来才发现自己是被一阵哄闹声吵醒的，尽管门窗关得严实，她仍旧听得清楚街道上喝彩和鼓掌的声音。细细听去，还有人在高喊“活菩萨”“观世音”“大恩人”，当然，最吸引白穆的那句是“桑姑娘”。

她随意披了件衣裳起身，推开窗，便见楼下聚集了许多百姓，整齐地站成两列，对着不远处过来的轿子，有人鼓掌，也有人欢呼。

那轿子看来不金贵，却精致。用的是雪海沉香木，镶的是上好的东昭云锦，云锦上的刺绣也不是普通人家可以享用的。

白穆在宫中，介绍这类贵重奢侈品的书籍不少，一眼便看了个清明。

白穆犹豫了一晌，好不容易撞见这桑姑娘，是否要下楼跟去看看是何方神圣？想

到商少君让她在这里等着，便还是作罢。再抬头，正好看见不知哪里来的小乞儿被人群挤了出去，一个趔趄扑倒在轿前，那轿子不得不停了下来，一旁的轿夫在往里面传话。

白穆不由得将窗全部打开，探出半个脑袋，只见那轿帘微微一动，纤指露出一一点，轿帘被彻底掀开，身姿妙曼的女子从中缓步踱出，轻轻扶起跌在地上的乞儿，蹲下身子，拿出条锦帕，毫不嫌弃地替他擦去面上的污渍。

白穆所处的位置，只看得到她蛾眉微扬，眼角带笑，一派宁和静雅，一面替那乞儿擦去污渍，一面在说些什么，她听不见。

百姓的欢呼声愈盛，还夹杂着阵阵称赞声。

没一会儿，她塞了乞儿一些银两。大概因为正对夕阳，她举起手挡了挡，也就是这一抬头，整张脸暴露在阳光下。

白穆猛地关上窗，窗外却依旧热闹。她突然觉着有些冷，便到桌边，想给自己倒杯茶，手还未碰上茶壶，便在微微颤抖。她收回五指，握成拳，重新回到榻上。

春寒料峭，极冷的日头，她却沁了一身的汗。她脱去外套，扯上被子，将自己包裹住，像刚刚那样睡下。

为何她偏偏要在这个时候醒过来？

为何她偏偏要好奇地伸出脑袋看个究竟？

为何她记性如此之好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依然记得她的脸？

那张让她又妒又恨的脸，那张她假扮多年的脸，那张让她在皇宫得以生存的脸。

她也不知道，突然出现的桑姑娘，怎么会长了一张和柳湄一模一样的脸。



(三) 涓儿

商少君回来的时候，西沉的落日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似乎见白穆睡着了，他只是随意坐在榻边，并未唤她。

白穆不过是假寐，从下午到他回来都不曾睡着，察觉到他的视线似乎一直落在她脸上，不自在地动了动，将脑袋往被子里埋了埋，随之一声低笑，带着熟悉的温暖气息喷薄在耳边：“还在装？看你能装到几时。”

他的气息虽然温暖，身上带入的寒气却并未全散，浸得白穆一个寒战，她略带烦躁地推开了他，转个身背对着他。

“为夫有罪，让娘子久等了。”商少君笑着捧住白穆的脸颊。

白穆移开脑袋，显然不欲搭理。

商少君脱了靴子，掀起被子钻进去，搂住白穆的腰，蹭到她耳边，嗔道：“为夫错了，娘子莫要生气，为夫下次不敢了，定然准时回家。”

白穆挣了挣，商少君将她抱得更紧，用力扭转过她的身子，抚着她的脸颊，问道：“怎么？真生气了？回来时想着你畏寒，便绕道去买了个暖手炉。”

他二人出来得匆忙，也未准备那么周全，住的客栈虽是城内数一数二的，暖炉却也是比不上宫里的。白穆鼻尖一酸，反手抱住商少君，埋首在他胸前，瓮声道：“喊我。”

“阿穆。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夫人。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娘子。”

“夫君。”

商少君勾起唇角，将她搂得更紧：“怎么在被子里身子还这样冷？”

白穆微微垂眼，拉起被子将身子盖得更牢，低声道：“天气冷罢了。”

“辛苦娘子了。”商少君笑着揉了揉她的发，掖严实了她的被子，道，“我下去叫些饭菜上来，你穿好衣物，我们一并用膳可好？”

白穆并未回答，商少君起身便打算出去，却被她一手拉住。